讀書脞錄續編

讀書脞錄續編卷之一

仁和孫志祖

○鄭易

朱子記嵩山卦爻彖象說謂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日知錄據魏志高貴鄉公與博士淳于俊問對之語以爲連合經傳輔嗣實本於康成志祖案漢書儒林傳云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蓋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其二篇爲上下經而十篇則十翼也費直以十翼本解上下經故不自爲章句非變亂十二篇之舊也戴東原先生嘗辨之矣志

祖則謂十二篇次弟康成亦未嘗改易高貴鄉公所云孔子作彖象鄭氏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蓋謂孔子十翼亦即易注仍自爲一書不附經文之下與鄭氏之以己注附於經文者不同故帝云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氏何獨不謙也康成注經未嘗輕改一字寧有變亂古經如是邪然則以傳附經實始亂於王弼以爲始於費直鄭康成者皆誤

女子貞不字

易屯六二女子貞不字本義云字許嫁也孔曰女子許

嫁笄而字此本耿南仲之說葢女子稱字則已許嫁矣猶男子稱字則已冠矣非卽以字爲許嫁之詞也後人作墓誌者遂習用男娶女字之文此自沿襲之誤其實字字正訓止有愛與乳二義虞翻易注訓爲妊娠是也山海經中山經黃棘其實如蘭服之不字可爲確證

不耕穫不菑畬凶

易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坊記引作不耕穫不菑畬凶鄭注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海寧俞潛山思謙云卦名无妄若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則莫妄於是所以凶也

利有攸往利往而耕之菑之也未知何時誤凶字爲則字說此爻者每多周旋委曲之詞不知惟必耕而穫必菑而畬故記引以證先事後祿之義若不耕穫不菑畬而无凶記又何爲引之邪志祖案俞說甚是竊疑古本周易但有凶字無則利有攸往句若既云凶又云利有攸往恐非義也

皆甲坼

易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鄭氏易本坼作宅注云木實曰果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啍（火亞反）皮曰甲根曰宅（見文選蜀都賦注）鄭注本釋經文皆字

之讀人倦之解與懈字同不與經之解字同也若鄭釋
經解字之讀不應在木實曰果之下矣王厚齋困學紀
聞引鄭注易改字皆讀如解不誤近惠定宇增鄭氏
易作解讀如人倦之解非是

爻辭文王作

鄭學之徒竝以爻辭爲文王作易歷三聖謂伏犧文王
孔子也乾鑿度通卦驗足相證明見周易正義而馬融陸績
等則以爻辭爲周公作其所據者四事皆非的證升六
四王用亨于岐山謂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
不應文王已自稱王不知此所謂王乃殷王非周王也

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謂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應豫言漢蜀人趙賓乃欲改箕子爲荄滋然箕子之明夷本不言其囚奴也卽與象傳同文亦無不可也至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以西鄰爲文王東鄰爲紂者本出後儒俗說左傳韓宣子所云周公之德者乃以春秋皆周公之凡承上魯春秋而言不得專屬之易象也否則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亦何以言周公而不及文王乎孔氏正義乃據此以爻辭繫之周公誤矣

○泰誓

伏生口授晁錯尚書二十八篇至宣帝時民間又得泰誓一篇增入伏生書內故又稱二十九篇見論衡正說篇此一篇乃眞泰誓也雖宣帝時始得然婁敬董仲舒所述遠在漢初且伏生大傳亦引之其灼然可信如此特中下二篇時已闕佚故左傳國語管墨荀孟所引多出此一篇之外馬融不知反詆其淺露於是梅賾書出反拾馬融之唾餘一一摭列而於墨子所引猶有遺者以是知眞者自眞而僞者自僞也書敘正義引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

冒聞于上帝

蔡氏書傳句讀多憑肊妄改予於前錄中既摘其王人分句之誤矣其尤甚者如冒聞于上帝句康誥君奭兩篇皆有此文亦可信其無異讀矣乃蔡傳於康誥則以冒字屬上乃西土惟時怙爲句於君奭則以冒字屬上迪見爲句今人習用怙冒之語而冒聞之義遂亾矣觀趙岐注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亦引康誥曰冒聞于上帝足相證明不知蔡氏何以立意翻新乃尒論衡初稟篇引康王之誥曰冒聞于上帝衍王之二字

尚書大傳

伏生尚書大傳三卷南宋王厚齋時猶存不知何時始

佚也今觀困學紀聞所引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又云大傳之鈙有嘉禾疑即歸禾揜誥疑即大誥又云大傳大誥曰民儀有十夫又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費誓大傳作鮮又云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又大傳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四章皆歌禹之功又云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又云桑穀之祥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虧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己又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罹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又通

鑑外紀引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又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又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又無逸大傳作毋逸（近刻大傳作無佚）又云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又云書大傳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隆谷大都之貢物又書大傳子夏葉拱而進又衣錦尚絅書大傳作尚蘔注蘔讀爲絅或爲絺（攷字書無蘔字疑蘔當作顈見儀禮士昏禮）玉海云同命大傳作槩命此皆明見全書而引之者不似後人之掇拾補

綴然白虎通引拊革著以穅今禮樂篇譌作振以秉周禮大師賈疏云今書傳無者在亾逸中則知唐時大傳已無足本矣

七觀

尚書大傳云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一作誠此文心雕龍宗經篇所謂書標七觀也孔叢子論書改堯典為帝典以偽古文有舜典也改禹貢為大禹以偽古文有大禹謨在禹貢前也又於咎繇謨下增出益稷亦與偽古文符合至六誓改泰誓尤

謬予向疑僞古文與孔叢子家語皆出王肅一手於此益信

木瓜詩傳

詩木瓜毛傳云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案此語見孔叢子記義篇毛公不應引及僞作孔叢者因毛傳此文撰孔子讀詩論斷之語蔓延它詩以足成之介非毛傳引孔叢乃孔叢襲毛傳也或曰毛傳此文卽王肅竄入（王肅竄改毛傳見盧抱經龍城札記）孔子語總釋木瓜全篇詩義毛公如果引之當在敘下肅知毛不爲敘作傳句無可附乃於末章竄入之以爲西京大儒亟讀孔叢之左

證不知其竄入之迹可尋也然則孔叢亦王肅所撰無疑矣

蔌蔌方穀

詩蔌蔌方有穀釋文云方穀本或作方有穀者非也案以書既富方穀證之陸氏本是後漢書蔡邕傳作速速方穀亦無有字

雨無正

詩敘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釋文正音政則雨無正三字乃篇名正讀爲政與篇中正大夫之義不同乃宋元城劉氏僞造韓

詩有兩無極篇篇首增兩無其極傷我稼穡一語夫韓詩宋代已亾而僞造此文其誰信之且第一二章皆十句不可妄增也古人作詩篇題本無義例兩無正亦巷伯常武之類也後代樂府亦往往別立篇名安在篇題兩無正詩中必有兩無正之文乎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賓之初筵

詩賓之初筵毛傳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爲燕射無祭祀之事也鄭君則據詩烝衎烈祖之文以爲將祭而射之大射正義載王肅述毛之言燕樂之樂得則能進樂其先祖猶孝經說大夫士之行曰然後能守

其宗廟而保其祭祀言烝衎非實祭也孫毓以爲燕私輕祭事重舉重可以明輕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爲長志祖案王肅有心難鄭曲說不足據此詩言大射不獨烈祖子孫可爲祭事之證也大侯九十弓見於儀禮大射儀惟大射得有之燕射張一侯君臣共之無所謂大侯也今詩言大侯旣抗非大射而何且毛傳亦云大侯君侯矣此尤一確證

會朝淸明

詩會朝淸明毛傳會甲也鄭箋會合也兩說皆紆曲僵

師武虛谷億羣經義證云屈子天問篇會鼂爭盟注一作會鼂請盟是朝鼂爲一字明盟古通用淸卽請字音相近假借用之屈子引據在詩書未焚以前蓋必隱括詩義散見於此當以甲子日朝至牧野踐膠鬲請盟之約故申云何踐吾期斯義爲近

毛傳逸典

西漢經訓之存於今者惟詩毛傳最可寶貴其所徵引古書逸典孔穎達作正義已不能詳今備錄之俾讀者有所攷焉一靜女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

書其日月以進退之生子月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正義云此似有成文未聞所由二定之方中傳云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三黍離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僞孔書傳亦有仁愍覆下謂之旻天語說文引之作虞書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正義云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四邱中有麻傳云子國子嗟父正義云毛時書籍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五載驅傳云諸侯之路車有

朱革之質而羽飾正義云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傳必當有所案據不知出何書也六伐檀傳云獸三歲曰特正義云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七株林傳云大夫乘駒八素冠傳云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案此與檀弓文異正義云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九魚麗傳云古者不

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正義云此皆似有成文但典籍散亡不知其出耳十六月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正義曰司馬法文十一車攻傳云田者大艾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閒容握驅而入轚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

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正義云昭八年穀梁傳曰艾蘭以爲防以葛覆質爲槸與此不同）十二又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射（箋云射當爲達）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髃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正義云此當有成文書傳穀梁傳與此略同）十三巷伯傳云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

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閒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正義云此言當有成文不知所出家語略有其事其言與此小異又無顏叔子之事非所引也

十四 瞻彼洛矣傳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

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珧珌十五緜傳云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正義云家語書傳並有其事與毛傳小異大同由異人別說故也

十六篤公劉傳云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十七雲漢傳云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

粱士飲酒不樂事正義云其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下曲禮有其事其餘不知所出十八孫民傳云仲山甫樊侯也正義云幾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十九貝耜傳云社稷之牛角尺二十駟傳云黑身白鬣曰雒二十一閟宮傳云常許魯南鄙西鄙正義云常爲南鄙許爲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

檀弓脫字

禮記檀弓上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正義云其家臣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也又云皇氏以爲君命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衆春秋魯上卿季氏也仲孫蔑之卒季氏無謚曰敬

子者皇氏之言非也志祖案經注疏無敬子字正義何爲反覆申辨向讀至此竊疑經文有譌脫而未能決今閱日本國七經孟子攷文載古本經文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麻年蓄疑一旦釋然爲之稱快攷文如此類亦所謂披沙揀金也

王制西郊當作四郊

禮記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據北史劉芳傳引作四郊葢西字誤也四郊小學卽東西南北之四學豈應偏置於西郊祭義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

虞庠也正義引皇氏云四郊虞庠以四郊皆有虞庠其爲四郊之說無疑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正義云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以西方成就之地故也是孔氏所據本已誤

八蜡以記四方

礼記郊特牲八蜡以記四方正義云言蜡祭八神因以明記四方之國記其有豐稔有凶荒之異也是經文作記字甚明而周礼大宗伯以貍辜祭四方百物鄭注引作八蜡以祀四方賈疏云作祀者誤志祖案礼記注四方之有祭也不釋記字之義疑康成所據本爲祀字與唐初疏家所據本不同賈氏不達乃以爲誤尒

咳而名之

內則咳而名之釋文孩字又作咳蓋陸氏所據本作孩也案孝經聖治章疏引內則孩而名之說文云孩小兒笑也謂指其頤下令其笑而爲之名當从陸本作孩爲是衆經音義九云咳古文作孩

立容德

禮記玉藻立容德鄭注云如有予也陳澔集說則云應氏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二說俱不可通志祖案德字本有去入二聲釋文云德如字得也徐音置當以音置爲正置植古字通蓋言植立也周易繫辭有功

而不德釋文云德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爲德鼂氏云德古文類置字因相亂

人莫知其子之惡

大學人莫知其子之惡惡謂貌醜也與孟子雖有惡人之惡同盖此承上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言乃美惡之惡非善惡之惡也呂氏春秋去尤篇魯有惡者注貌醜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可證

大戴禮遂篇

大戴禮記八十五篇今存三十九篇爲十三卷與隋唐志卷數並同然唐人所引篇名有在今本之外者蓋卷內之篇有逸也曲阜孔檢討廣森補注敘錄云唐人正義稱大戴禮尚有王度記辨名記禘于太廟諸篇見禮記曲禮及詩魏風儀禮少牢饋食疏志祖案詩摽有梅七月正義引文王世子篇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靈臺敘正義引大戴禮政穆篇稱大學明堂之東序劉昭注續漢書引作昭穆篇是尚有文王世子篇及政穆篇也又漢書儒林傳王式曰客歌驪駒服虔注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又曰在曲禮是大戴禮又有曲禮篇五經異義引大戴記禮器

云竈者老婦之祭是大戴礼又有礼器篇也白虎通引有礼記謚法唐六典太常博士注云舊有周官謚法大戴礼謚法礼三正記礼五帝記礼別名記即辨名記礼親屬記疑皆大戴礼逸篇

南門

夏小正十月初昏南門見南門星在十月時方昏伏不得云見也孔檢討補注以初昏爲昏姻謂是月始合民昏姻逮來歲春仲而止案小正之言初昏者屢矣何獨於此變其例乎戴東原直以初昏二字爲衍文亦不得其說也惟震澤任氏兆麟本移下織女句於前云初昏織女正北鄉織女星名也南門見則旦南門者星名也

似較有理[臨海洪百里震煊云四月之南門爲亢十月之南門爲東井開元占經引黃帝占云東井一日天之南門可證以歲差法推之夏時十月東井正以初昏見東方也]

世婦

天官世婦王之妾也春官世婦卿大夫士之妻也尊卑不嫌同名故可俱稱世婦其得爲卿大夫士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也賈疏乃云此主婦人則卿大夫士並奄人爲之夫以奄人而稱爲世婦有是理乎況天官小臣上士用奄康成已云奄稱士異其賢以刑餘之人而使爲卿大夫非周公設官分職所宜有也賈氏此說顯悖經文且開後世宦官專國之禍故特正之

綠衣

周礼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有緣衣鄭注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緣字之誤也案詩綠衣箋云綠當爲褖正義云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惟綠衣言色明其誤彼綠衣宜爲褖衣故此綠衣亦爲褖衣也據此則周礼經文本作綠字鄭破綠爲褖云字之誤而賈疏以爲緣與褖不得爲聲相近但字相似故爲字之誤也若綠與褖何得云聲不相近乎蓋賈氏所見本猶不誤也然釋文云緣或作褖同吐亂反沿譌久矣

儀禮識誤

儀禮聘禮記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朱子云諸本經末有辭字注無複出辭字永嘉本張淳識誤云以注疏攷之經下羨一辭字注上合更有一辭字蓋傳寫者誤以注文爲經文也當減經以還注志祖案上句言敢者敢不辭也下句言敢者敢不對也若句末增一辭字則對曰非禮也敢六字可省經文不如是之繁複也此沿唐石經之誤義疏段本俱無辭字

從爲之服報

儀禮喪服傳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鄭注無文疏云

此母爲父已服斬衰三年故子爲之一期以從爲二字連讀（說本馬融）非也王肅讀從字爲句云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爲之服不從則不服此說得之蓋與繼父同居者也否則繼母改嫁已同路人矣何服之有報字自爲句亦當如雷次宗說凡言報者繼母報亦如此疏謂感恩者皆稱報此子念繼母恩終從而爲報亦非

讀書脞錄續編卷之一終

讀書脞錄續編卷之二

仁和孫志祖

左傳字誤

左僖二十六年傳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注太公爲太師兼主司盟之官武虛谷羣經義證云師當作史聲之誤也周官太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注約劑要盟之載詞及券書也葢周之定制以太史主藏載書又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則太史與它官分職以擬相勘當者周書嘗麥解太史乃藏之于盟

府以爲歲典荀子春秋蘪隧之盟太史書名皆可據證
今傳本皆作太師葢如禮記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尚書
大傳作太師相沿致譌而杜氏依文曲說昧其實也

旝動而鼓

左桓五年傳旝動而鼓釋文旝說文作檜建大木置石
其上發機以磓敵案說文旝字自在㫃部與从木之檜
名柏葉松身者字義迥別且孔氏正義明云說文載之
㫃部陸孔同時非所據說文有異本也攷說文旝字注
引春秋傳旝動而鼓又詩曰其旝如林今本毛詩作會
葢左傳古本亦是會字釋文當云會說文作旝傳寫誤

尒

用寶珪于河

左昭二十四年傳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釋文本或作沈于河案漢書五行志中上載此事云王子鼂以成周之寶圭湛于河顏師古注湛讀曰沈尒疋祭川曰浮沈與釋文正合則古本有沈字也且襄三十年傳用兩珪質于河句例相同彼文有質字此亦當有沈字

王尹

左昭二十七年傳楚莠尹然王尹麇正義曰楚官多以尹爲名知二尹是官名尒其莠王之義不可知也服虔

云王尹主宮內之政裴不可解王未必然定本王作工案下文有工尹壽則此處不得爲工字矣錢唐梁處素履繩云服說非也官名豈可加以王號王尹者玉尹也古人作玉不加點所謂三畫平均也新序雜事弟五篇載卞和獻璞荆王使玉尹相之論衡對作篇引作王尹可證

公羊脫文

公羊成十年經公如晉何休注云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反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案公如晉與秋七月連文葢公以

秋七月如晉也左傳秋公如晉可證左穀經文於此年末本有冬十月三字唐公羊石經亦有公羊經文偶脫尒而何氏乃妄造爲去冬之說以如晉爲冬時惡成公而不書冬繆戾極矣且謂成公以卜郊不從遂怨懟而如晉亦非理也

何休公羊注謬

何休墨守公羊然有本非傳義而妄生穿鑿者如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情事之常無可疑者公羊傳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其義亦與

左傳不異而何休注乃云使來請娶已爲夫人又云曾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其謬甚矣錢竹汀荅問引褚刑部搢升之說謂春秋之例女既嫁則繫其國如紀伯姬杞伯姬是也未嫁則不繫以國如伯姬季是也此經書季姬不繫以鄫則爲未嫁之女可知以曲申何義志祖案經下有鄫子之文則季姬之上不必更繫以國而知其爲鄫國之夫人也葢史例之省文不當如褚君所說至僖十九年鄫子會盟于邾婁何注云會本許嫁季姬于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已而許之則豈鑿空無稽矣白虎通嫁娶篇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或

當時經生家有此說然不可爲據

公芊書石惡

公芊昭元年經宋向戌衛石惡注戌惡皆與君同名昭七年衛侯惡卒案穀梁傳云昭元年有衛齊惡今衛侯惡何爲君臣同名也曲禮正義襄公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二十九年衛侯衎卒衛侯惡乃即位與石惡不相干此石惡二傳皆作齊惡是也石惡已於襄公二十八年出奔晉矣不應此時復列于會釋文但云國酌二傳作國弱軒虎二傳作罕虎而不云石惡二傳作齊惡是公芊舊本亦作齊惡也疏作石惡盜徐本歟

鄭引公羊異文

公羊有嚴顏二家鄭康成注禮箋詩所引公羊是嚴氏春秋本與何邵公所注顏氏春秋本不同如隱二年傳昉於此乎鄭攷工記注云旊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按石經作放五年傳登來之也鄭禮記大學注引作登戾之桓十一年傳遷鄭焉而野留鄭周禮大司徒注引作鄙留疏野鄙不同者何所見傳異也　鄭莊八年甲午祠兵鄭詩采芑箋引作治兵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疏引鄭氏駁異義云祠兵者公羊傳之誤莊二十年傳大災者何大瘠也鄭曲禮下注引瘠作漬呂氏春秋貴公篇高誘注同莊三十年傳蓋以操之爲已蹙矣鄭攷工記凡察車之道

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注引作已戚今本注誤疊操本作躁

詩江漢正義引何休云躁迫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文

閔二年傳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鄭儀禮聘禮使者歸及

郊請反命注引作使之將兵釋文兵則後加字文十三年傳羣

公廩鄭易文言注引作羣公慊見詩采薇正義亦以爲周公主

鄭周禮太宰注引作爲周公後宣六年傳佗然從乎趙

盾而入鄭儀禮鄉飲酒禮禮賓西階上疑立注引作疑

然從於趙盾

公羊注引緯

俗儒識鄭康成以識緯注經不知何邵公之注公羊引

用尤多唐時緯書尚存故疏家猶能言其來厤今備述之如左敍引孝經鉤命決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隱元年引春秋說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春秋緯所見謂昭定哀所聞謂文宣成襄所傳聞謂隱桓莊閔僖桓二年引春秋說古者諸侯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帥三連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也又引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又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桓五年引春秋說禮七十縣車致仕桓十一年引樂說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

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故后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又引春秋說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合三從五者制由中也莊元年引禮緯含文嘉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斧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莊十七年引感精符象爵爲鄭瞻所迷惑也莊三十一年引禮說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又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

臺以候四時僖三年引感精符卽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僖八年注引春秋說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僖十六年注引春秋說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僖十九年注引春秋說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僖二十八年注引春秋說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不書諸侯朝者外小惡不書獨錄內也

又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三十一年注引礼說礼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三十三年注引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文二年注引孝經說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又引春秋說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又礼天子特禘特祫文五年注引春秋說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宣三年注引春秋說三牲者各主一月宣六年注引春秋說礼天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宣八年注引春秋說天子諸侯曰繹卿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又武

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成八年注引春秋說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謚成十年注引保乾圖云唯天子取十二女成十七年注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襄二十九年注引孝經說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姦僞多襄三十年注引春秋說礼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衞其身也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昭二十年注引春秋說古諸侯師出世子率興守國次宜爲君者持棺絮從所以備不虞昭二十五年注引樂說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

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昭三十一年注引春秋說季氏負極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定四年注引春秋說時子胥因吳之衆墮平王之墓毀其宗廟而已定八年注引春秋說自藏天子青藏諸侯定十二年注引春秋說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又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哀四年注引春秋說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衞驂乘哀十四年注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麒麟臻又引演孔圖得麟之後天下血書

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亾彗星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法制之狀

穀梁經有角字

穀梁哀元年經鼷鼠食郊牛角疏云定公哀公並有牲變不言所食處不敬莫大據此則經文角字衍當與二傳同然此傳文明云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竊意穀梁經文自有角字疏據二傳而誤也

范甯穀梁注

顧亭林日知錄攷范甯穀梁集解中糾傳文者六事一莊元年公伐齊納糾傳一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傳一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傳此注恰無糾傳語一襄十一年作三軍傳一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一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志祖案集解糾正傳文者尚有桓二年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傳一事亭林失采

民無德而稱焉

論語兩民無德而稱焉語意迥別泰伯三以天下讓正

唯無德而稱所以爲德之至猶云上德不德也若齊景公者徒以千駟夸耀於生前則眞無德可稱矣伯夷叔齊唯其有德是以立名不朽也其斯之謂與斯字正據德言故邢疏云此章貴德也集注本誤德爲得遂疑其斯之謂句無着而欲移誠不以富二句爲此章之錯簡非也泰伯章釋文得本亦作德近刻皇侃義疏本兩章俱作得字

司存

論語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皇邢兩疏並以有司二字連文蕭山徐北溟鯤云後漢書文苑崔琦傳百官外內各有司存文選頭陁寺碑文庀徒揆日各有司存覈其文

義皆當以司存二字連讀故晉書職官志敘云咸樹司存各題標準又桓沖傳云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北齊書儒林傳敘云齊氏司存或失其守豈可以證矣

刑罰不中

論語刑罰不中集解孔安國曰刑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釋文中丁仲反非也中當如字讀刑罰之所重者中呂刑一篇言中者十周禮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鄭司農云中者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論語篳解

俞潛山云韓退之論語筆解中多異字有本前人之說者有不可信者宰予晝寢作畫寢則梁武帝已有此說浴乎沂作沿乎沂則王充論衡明雩篇已作涉沂解此本之前人者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二字作音則史記引此文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可幷作一字也回何敢死作回何敢先吾以女爲死字句同則呂氏春秋勸學篇引此文竝作死而其上文曰曾點使曾參過期不至人見曾點曰無乃畏邪高誘注畏猶死也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與此一例不可改爲先也疑此書乃託名退之者

載十一征

孟子湯始征自葛載趙注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是讀載字絕句趙又云一說載當作再字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以載字屬下讀武虛谷經讀攷異云文選謝元暉辭隋王牋注引孟子曰湯始征自葛亦以葛字絕句若用孟子證之於齊人伐燕章引書作自葛始則此載字屬上句不可易也志祖案載本訓始安可言湯始征自葛始乎書之一征與始征異文不當引以爲例則載十一征之說亦必經師相傳古訓不可廢也

作興

孟子聞文王作興近讀以作字絕句非也徐幹中論亾國篇云昔伊尹在田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蓋作興二字當連讀趙注云聞文王起興王道朱注云作興皆起也讀竝不異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注引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足相證明

孟子異讀

予前錄中以趙邠卿孟子注證古文尚書句讀之誤茲又得一事孟子引書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趙氏以寵之斷句以四方屬下讀注云四方

善惡皆在已今僞古文泰誓改寵之作寵綏四方四字蓮讀又刪去惟我在三字殊乖文義

孟子四攷

海寧周耕厓廣業孟子四攷斷孟子游梁在仕齊之後伐燕爲湣王時事皆確惟以威宣爲兩字諡合齊之威王宣王爲一人則凡國策史漢諸書皆不足信疑未必然也史於魏之襄哀可灼然知其誤分者以有竹書紀年可證尒若齊之威宣則未有明證也其引莊子鬼谷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世而有齊國以田完數至威宣正得十二世使分威宣爲二則當云十三世尤非是

十二世而有齊國原指威王以齊康公卒於威王初奉邑盡入田氏故云本不當數宣王且欲證伐燕之為宣王亦不必移威王之年下屬宣王而後可也惜耕厓下世已久無從質正矣

孟注古事

孟子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趙注云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讐是也僞疏不能證明但云此蓋史傳之文志祖案陳質蓋人姓名音義云質本亦作贄長當讀為長幼之長長字句絕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云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

陳質事當類此借交報讐史記貨殖游俠傳俱有此文漢書朱雲傳借客報讐師古注借助也藉與借同

○鄭偁孝經注

歸安丁小山杰嘗語予以孝經鄭注據公羊昭十五年疏當是鄭偁非康成幷非小同志祖案孝經注果屬鄭偁不應劉知幾司馬貞輩俱懵然不辨蓋自有鄭偁注孝經襯徐彥疏云與鄭偁同與康成異則偁與康成為二家明矣惜隋書經籍志陸德明釋文俱不載偁名氏無由知其爵里也錢唐梁曜北玉繩云鄭偁爲魏侍中有答魏武帝金輅之問見續後漢書輿服志注又魏志延康元年注引魏略言偁篤學大儒爲武德矦叡傅叡卽魏明帝也則偁是魏人

孝經孔傳

近刻日本國孝經孔傳詞意繁複不類西漢傳注文字較之魏晉閒人所作書傳體製更爲卑下蓋彼國人僞撰以欺世幷非唐人所見之本也前有太宰純敘云明皇御注之文邢昺以爲依孔傳者畢有特一二字不同尒予細校之天子章云孔傳以人爲天下衆人言君愛敬己親則能推己及物孝治章引亦以相統理聖治章引郊謂圜丘祀天也（書湯誥正義孔注孝經圜丘與郊爲一事）又云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者此依孔傳也案近刻注下文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三句亦孔傳語五刑章

引聖人制作禮樂而譏非之是無法也感應章引禮君燕族人與父齒皆近刻所無喪親章引恐其下有伏石涌水字疑衍泉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案近刻作伏石漏水復爲市朝違防之也亦小異

孝經疏

今本孝經疏題云宋邢昺校則此疏似非出昺手卽成都府學生鄉貢傳注奉右撰敍一篇亦不言作疏之人蓋疏非昺所撰也攷唐書儒學元行沖傳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列於學官則疏爲行沖作無疑藝文志又有梁武帝皇侃唐賈公彥孔穎達四家義疏惜皆不

傳大氐用鄭康成本也陸德明釋文敘錄云古文孝經世既不行今隨俗用鄭注十八章本則釋文亦用鄭本今以釋文附刻明皇御注後而刪其鄭注之字故多不合經義考引崇文總目云咸平中昺等奉詔據元氏本而增損焉考昺自敘亦有今特翦截元疏之語

箌大也

尒疋箌大也字本从竹與从艸之菿字音義不同故郭璞注云箌義未聞釋文箌郭陟孝反顧野王都角反說文云草大也邢疏又引韓詩云箌彼甫田是直以菿爲箌矣今案說文有菿字無箌字其菿字注云草木到从艸到聲亦不訓大菿字注草大也韓詩之箌彼甫田必菿字之

謂景純非不見韓詩者豈容以為未聞而待後人之補釋乎玉篇艸部葑字都角切韓詩葑彼甫田竹部箌字豬效切捕具也

廩廯也

釋言廩廯也郭注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案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盩廯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休注云廩者連新於陳上財合半相連尒疏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

尒疋敘篇

漢志尒疋二十篇今唯十九篇仁和翟晴江灝云古尒

疋當更有釋丱篇與釋樂篇相隨祭名與講武旌旗三章乃釋丱之殘缺失次者志祖案廣疋篇弟一依尒疋廣疋無釋丱篇則晴江之說非也葢釋詁分上下二篇故漢志稱二十篇尒近人以毛詩周南關雎詁訓傳弟一正義引尒疋敘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欲以敘篇充二十篇之數然尒疋果有敘篇景純豈應刪而不注且唐初作正義時尚存此篇則張揖魏人其著廣疋亦必沿用之矣尒疋敘篇不知何人所作應攷

。鄭康成尒疋本

鄭康成尒疋本與郭景純本多異如釋詁繇於也郭注繇詞於乎皆語之韻絕釋文繇除又反於音烏詩無易由言箋由於也正義云釋詁文漮虛也詩我居圉卒荒箋荒虛也尒疋釋文漮郭云本或作𡫖𡫖亦邱墟之空無廞熙興也尒學記不興其藝注興之言喜也歆也正義引尒疋云歆喜興也假已也詩烈假不瑕箋瑕已也正義云釋詁文釋言殷齊中也周禮以爲民極注極中也賈疏云尒疋文斯誃離也詩王赫斯怒箋斯盡也正義云釋言文殛誅也詩後予極焉箋極誅也正義云釋言文屆極也詩致天之屆箋屆殛也正義云釋言文握具也詩夏屋渠渠箋屋具也苛妎也禮記內則則疾痛苛癢注苛疥也洪震煊云釋天春爲蒼天夏爲昊天鄭讀春爲昊天夏爲蒼天見書堯典正義

尒疋贊

予於前錄中輯郭璞尒疋贊茲又得兩條釋魚鰒鮑博三寸首大如擘一切經音義卷九引贊云鮀之姝狀其名為鮑其尾如頭其頭如尾虎豹可踐此難忌履又初學記二十七引金銀贊云惟金三品揚越作貢五材之珍是謂國用務經軍農爰及雕弄

尒疋舍人注

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尒疋犍為文學注三卷一云犍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錢竹汀云廣韻有舍姓蓋其人姓舍名人志祖案姓舍罕見且名人疑

未必然也李善文選羽獵賦注引郭舍人亦疋注是其人姓郭亦漢書東方朔傳有幸倡郭舍人正值漢武帝時登即其人邪葢本犍爲郡文學卒史而入爲舍人也名則不可攷矣

讀書脞錄續編卷之二終